

论新加坡集句诗人林峻坚和他的集陆诗

李晓黎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摘要] 林峻坚是新加坡现代文坛上非常少见的集句诗人。其《海外客诗集》共收诗968首,原创诗歌166首,集句诗歌802首,集句的对象主要是陆放翁诗,集陆诗共计791首。愁、酒、坚守与旷达是集陆诗的三个重要主题。艺术上,这些诗歌全部采用七绝的形式,俊爽流利,保持了一定的水准,或以创意取胜,或以情韵见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体裁单一,重复率较高,少数作品质量较差等。无论是研究新加坡旧体诗的创作,还是研究海外集句诗的创作,又或者是研究陆游诗歌的接受与传播,林峻坚的集陆诗都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关键词] 林峻坚;《海外客诗集》;集陆诗;陆游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4)01-0086-05

近些年来,学界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投注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盛。但总的来看,“对新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散文、现代诗歌三个领域”,“旧体诗的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研究屈指可数。”^[1]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此书对创作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旧体诗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史料丰富,点面结合,思路清晰。然而,个案研究方面,迄今为止,关注的对象仅潘受、邱菽园二人。^①李庆年书中提到了林峻坚及其《海外客诗集》,但一笔带过,只是将其作为罗列而出的1980年代出版的众多旧体诗集中的-一个,并未展开。事实上,与其他诗集不同,此集在创作上个性鲜明——其采用集句的方式记录生活、抒写情怀,辨识度较高。故本文拟对其内容、特色及其成因进行初步的讨论,以抛砖引玉并求教于方正之家。

一

林峻坚(1911—1992),广东潮安人,字半农,号海外客。据其《自述》可知,其家务农,九龄就学于郡人张百川夫子。至十六岁旅汕头市,在孔教会半工半读,时得执经问义,学业稍进。民国十六年秋(1927),任职于汕头煤炭公会为抄写。后感生活困

难,闻南洋为黄金乐土,毅然买棹南渡,于民国十七年春(1928),离开家乡,来到了新加坡。先后做酒当书记、经理以谋生,同时,保持与祖国的密切联系,投身时代洪流之中,十九岁兼任上海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许少雍特别征求队征求委员,次年升任特别征求队队长。民国二十二年春末(1933)和二十四年季冬(1935),两次回国,皆有定居的打算,但都迫于生计,不得不复行南渡。之后,在朋友的公司任书记,兼任华侨筹赈会、中华学校及华侨商会文牍之职,积极筹款救国。民国三十年(1941),就在林峻坚大病初愈,准备三度归国的前夕,日军侵入新加坡,战争爆发,在日军的淫威下,度过了两年艰苦流徙的生活。民国三十四(1945)和平后,任兴华行掌柜书记。民国三十六年春(1947),往北婆罗洲各地经商,历时三个月。后又回到兴华行工作。^[2]其前半生经历大致如此。因为此篇《自述》作于1947年,故其之后的人生轨迹只能暂付阙如,但从其子林万菁《父亲与酒及诗(代前言)》中所云来看,“(父亲)没有任何的文凭,没有学位,没有头衔,更不会集会结社。他不计较厉害,没有心机;常常是服务他人而为人讥讽”^[3],其在1947年之后应该是继续从事公司文员之类的工作,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吟咏。

[收稿日期] 2013-03-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视域中的集句诗研究”(12FZW047)

[作者简介] 李晓黎(1981—),女,安徽阜阳人。文学博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林峻坚与中华民国同一年出生,青少年时期在家乡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尽管十七岁背井离乡,漂泊海外,并终老异域,但这并未妨碍其与祖国之间的深厚感情。他自号海外客,用旧体诗进行写作,坚持民国纪年,这三点已足见他的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集句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类别。诗人不作一语,集他人之句而成新诗,用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集句诗最早出现在西晋,之后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于宋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元代陷入低谷,明清两朝重新走向繁荣。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旧体诗的时代慢慢退去,相应地,集句诗的写作也很快式微。现代文坛上,集句诗人和集句诗集已如凤毛麟角一般,偶然乍现,旋即便被淹没,极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新加坡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新的关注空间,起步较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作为现代海外集句诗人的林峻坚还是很有讨论的价值的。

二

林峻坚的《海外客诗集》由其子林万菁收集整理,共包括四个部分:《北婆罗洲纪游诗》(又名《征途吟草》),共计七言律绝 44 首(其中有 1 首六言诗)^①;《杂感集陆放翁句》共计集陆七绝 333 首;《海外客诗存》共收诗 115 题 164 首^②,其中集句共 16 题 42 首,皆为五七言绝句;《续集陆放翁句》共计 367 题 427 首,皆为七言绝句。把以上数据相叠加,则《海外客诗集》共收诗 968 首,原创诗歌 166 首,占作品总量的 17%,集句诗歌 802 首,占作品总量的 83%,集句的对象主要是陆放翁诗,集陆诗共计 791 首。^③

《海外客诗集》基本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的。《北婆罗洲纪游诗》是林峻坚 1947 年 4 月至 6 月在北婆罗洲经商时所作,《杂感集陆放翁诗》紧随其后,作于同年的 7、8 月间^④,《续集陆放翁句》作于

1954 年至 1979 年间,其中,1954 年 10 月 17 日至 1957 年 7 月 24 日的作品,于 1962 年陆续发表于《斗湖日报》“诗联拾遗”专栏。这三种作品相对独立,尤其是前两种,虽然没有单独刊行,但皆经诗人亲手抄录并线装成册,在朋友间流传。唯一杂乱无序的是《海外客诗存》,这部分是对其所有能收集到的零散作品的汇总。

在《海外客诗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壮年到暮年,集陆诗的创作,贯穿了诗人的一生。从内容上看,举凡赠答、悼亡、怀亲、念友、思乡、纪游、叹老、忆昔以及日常生活的种种情状如不眠、典衣、午睡、读书等各个方面,都被诗人写入诗中,这使得集陆诗的题材非常丰富,然而,纵览全集,支撑起这些诗歌的灵魂的却是以下三个主题。

第一,愁。林峻坚 1947 年春孤身一人远赴北婆罗洲行商,历时三月,返回星洲之后,原决计再作婆罗洲之游,“继续行商,以期发展”,可惜沧桑多变,事与愿违,不得不回到原有的轨道,动弹不得,以致其颇有末路穷途之悲,万感交萦,愁闷满怀。“无以排愁遣闷,日惟阅读陆放翁诗集,藉消长日。积两月余之感触,集成绝句三百三十三首。”不难想象,在漂泊异乡的游子身份的激化之下,困顿中的愁苦以及由愁苦引发的一系列的情绪便成了诗中最需要表达和宣泄的对象:

茅屋青山无古今,悲蛩断续和微吟。孤城月落冤魂哭,抚剑何人识壮心?

慷慨悲歌白发新,高楼徙倚默伤神。秦关汉苑无消息,北望中原泪满巾。

湖海飘然一布裘,空阶滴雨又经秋。惊飞宿鸟时呼侣,断角斜阳处处愁。

夜窗细雨燕相依,清泪无端又湿衣。倦枕不成千里梦,古人已似晓星稀。

客梦萧条万里归,裁成白苧寄征衣。问我东归今几日?饥鹤思巢夜亦飞。

① 参见暨南大学的两篇硕士论文:蒙星宇《南洋奇葩(邱菽园)》(2005 年)、徐持庆《诗在南洋矣——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研究》(2006 年)。

② 林峻坚在《杂感集陆放翁句》自序中云:“余因贸易于今年春末往英属北婆罗洲,历时三月许,经过三十处。行商之暇,先后尝作纪游诗四十八首,藉留鸿爪。”然对《北婆罗洲纪游诗》逐首进行统计,则实收诗 44 首,附录别人酬赠之作 9 首(七律 1 首,七绝 8 首),另有对句《杂写轮中》1 则,非 48 首。二者出入,未知何故。另外,其《自述》云:“历时三月许,经过卅一地”“日来闲甚,搜得旧作《北婆罗洲纪游诗》数十首,特为钞存。”无论是经过之地的数量还是诗歌总量,皆与《杂感集陆放翁句》自序有出入。

③ 其中包括《鹧鸪天》词 1 首。另有 1 则对句《感怀成对句》未计入其中。

④ 需要指出的是,集陆之外,其也还稍稍涉及了其他的集句类型,但数量非常少,有集明诗 7 首,集徐孝穆句 1 首,集白香山句 1 首,集《古今明诗选》1 首,集淮海句 1 首。

⑤ 从时间上看,《杂感集陆放翁句》的写作就在《北婆罗洲纪游诗》之后,林峻坚自序云:“积两月之感触,集成绝句三百三十三首”。自序作于 1947 年 10 月 5 日,而其后续附唯心所作跋文则署在 8 月 28 日,由此知其主要作于 7、8 月间,且迟至 8 月下旬已经抄录完毕且出示于人。

半世江湖身百忧，归心日日逆江流。可怜
万里觅归梦，梦里逢人亦说愁。^①

无论是志难遣、报国无望的激愤，还是漂泊江湖、孤游无友的悲伤，抑或是思乡怀归却又不得不横断天涯的酸辛，种种情绪喷薄而出，真实地展现出一个人孤独、挣扎、痛苦的灵魂。《杂感集陆放翁句》卷末《杂感》其一云：“自古诗人易白头，高吟聊复写吾忧。诸君试取吾诗看，三百篇中半是愁。”确是夫子自道。

第二，酒。为了平息心中的苦痛，林峻坚选择了酒，借酒浇愁、醉酒避愁成为其寻求精神解脱的重要手段。酒频频出现在诗中，《杂感集陆放翁句》几乎是蘸着酒写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三百篇中”，半是愁，半是酒：

忧畏何曾顷刻无，浇愁赖有酒一壶。断蓬
不是无飞处，聊试人间万里途。

万事浮云常变更，新愁还续旧愁生。闲思
旧事惟求醉，要倚栏杆待月明。

带宽非复昔年腰，多闷惟须待酒浇。浊酒
未倾心已醉，客魂欲断倩谁招。

忧愁如山，压在心头，挪不动，化不开，无法承受，也难以面对，一次次将诗人逼到崩溃的边缘，诗人只能用酒来麻痹脆弱不堪的灵魂，以沉入“醉来身外穷通小，一物不向胸次横”的虚无醉乡，从而摆脱惨淡现实对心灵世界的重压。《续集陆放翁句》中，这一主题得到了延续。对杯酒人生的题咏同样频频出现在诗中，如“典衣沽酒莫辞醉，蝴蝶庄周安在哉！”（《遣怀》其四）、“酒到愁边量自增，非醒非醉日腾腾”（《自责》）、“抚事兴怀涕自零，与君烂醉不须醒”（《与友人共醉》）等，甚至，他还专门写了《酒后九首》这一组诗，对酒的作用给予了集中的肯定，如下面两首：

抱恨终身只自知，人间处处是危机。此心
欲语知谁听，只有临樽醉似泥。（其二）

倒尽酒壶终日醉，吴笺著句写新愁。天涯
毁誉何劳诘，事大如天醉亦休。（其七）

酒是知己，酒能忘忧，酒消解了孤独，驱散了痛苦，抚平了悲伤，是对抗惨淡人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

第三，坚守与旷达。异域的谋生困难重重，贫穷、疾病、思乡、孤独，各种考验和煎熬纷至沓来，从未停止。醉酒虽然可以忘忧止痛，但也并不是每次

都能奏效：“愁多自是难成醉，卧听芭蕉报雨来”（《杂感集陆放翁句》），“酒浇不下胸中恨，往事悠悠恨未平”（《感言》其六）。而且，由于身体的原因，诗人晚年不得不戒酒，“朱颜减尽鬓苍苍，志气低催只自伤。疾病时时须药物，酒杯因病颇相忘。”（《因病戒酒》）所以，醉酒也好，止酒也好，在酒的背后，真正能够稳住心神、不让诗人因痛苦而坠入深渊、随波逐流，对生活始终不离不弃的是诗人内心的坚守与旷达。这是林峻坚集陆诗的第三个重要主题。

故交减尽新知少，清泪临风不自持。巴酒
不能消客恨，修身三省自先师。

如今毁誉两冥冥，自古笼禽例剪翎。一寸
丹心幸无愧，不应灵府杂羶腥。

世间何地不羊肠，俯仰人间每自伤。忍贫
不变我自许，不傍朱门味更长。

孤舟清晓下溪滩，历尽人间行路难。自笑
此身尤健在，心闲天地本来宽。

宠辱元知不足惊，淡交耐久有鸥盟。一心
愿伴沙头鹭，终胜胸中怀不平。

不学空门不学仙，不妨胸次日超然。扫空
身外闲荣辱，买断清闲不用钱。《忘忧》

异域的孤独，梦想的零落，漂泊的苦痛，贫穷的折磨，它们交织在一起，进而演化成无尽的忧愁与酸辛，击碎了所有关于“下南洋”的美好想象，很多人举起了双手，向残酷现实投降，由此选择了沉沦。而“修身三省”、“一寸丹心”、“忍贫不变”、“不傍朱门”则是林峻坚的人生宣言，毫无疑问，这是其对儒家“吾日三省吾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基本精神的自觉继承，追求的是人格的完善和道德的境界，这是其抵御残酷现实的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心闲天地宽”、“宠辱不足惊”、“胸次日超然”则构成了其抵御残酷现实的第二道防线，这种任运大化、旷达超然的态度以及看淡荣辱、远离名利的处世风格则又很明显来自于对老庄道家思想的浸染。前者是坚守，后者是旷达，二者的组合正是儒道融通的外在表现，二者的相辅相成，强有力地证明了海外游子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无法割断的文化血脉。

晚年的林峻坚在《续集陆放翁句》中有不少叹老忆昔的作品，不时流露出对衰老的茫然和不安，如《老叹》：“著鞭无日涕空横，白首元无一事成。自是老来多感慨，悲歌流涕遣谁听？”从诗中可以看

^① 本文所引诗歌，皆出自《海外客诗集》，不再一一注明。另，《杂感集陆放翁句》除了末四首有独立诗题，剩下的三百余首皆无题，故文中引文亦不标诗题。

出,尽管暮年已至,与诗人缠绵了半生的悲伤却从未远离,孤独也始终盘踞。暮年的诗人已经戒酒,虽然忧愁不期而至,但诗人却总能调整好心态,不被悲观情绪所吞噬:

山重水复怯朝寒,历尽人间行路难。往事已成孤枕梦,寸心自许尚如丹。《往事》

佳时无与共联翩,满榻清风不用钱。老境何尝忘一笑,但能看破即超然。《旷怀》

保持丹心,超然自守,帮助诗人驱散虚无落寞愁怀的正是深埋在心中的坚守与旷达。

三

作为新加坡现代文坛上极其少见的集句诗人,林峻坚创作的态度非常认真。他把集句的写作看成“诗家事业”,投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于其中的甘苦也体会得尤其深刻,屡屡见诸诗篇:

新诗愁绝少成篇,穷乃工诗似不然。细改新诗须枕上,身如蚕老已三眠。《苦吟》

古锦诗囊觅句忙,只将搜句答年光。要知不负年光处,此乐他年未易忘。《集句》

前一首写集句之苦,为了集出好的作品,他必须凝神静思,反复吟咏,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心志熔铸其中而又不让人觉得齟齬生涩;后一首写集句之乐,徜徉放翁诗中,左抽右取,纵横捭阖,灵光闪烁间,妙手已得,内心的喜悦难以磨灭。

这种认真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林峻坚集陆诗的艺术水准。集中颇有一些作品能够体现集句之妙。林峻坚很看重诗歌的构思,“随意题诗无杰思,定知未可作诗人”(《书感》)。所以,他的集陆诗中便有不少以创意取胜的作品,如:

老客天涯心尚孩,世间万事本悠哉。兴来到处沽新酒,却笑旁观误见哀。

诗人用旷达的心态来横渡天涯漂泊的人生苦旅,兴之所至,沽酒独酌,何其平静,又何其潇洒;而旁人眼中看到的却似乎是诗人面对困窘人生无路可走的颓废,诗人明知周围的人对自己的误解,却又不急于解释,只是云淡风轻地付之一笑。四句之中,营造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最后的一转,又有力地衬托出诗人内心的旷远与恬淡。语短情长,从容不迫,集句而能至此,着实不易。不仅如此,进一步吟咏,我们还会发现,在构思上,这首诗还化用了苏轼《纵笔》的写法:“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两诗营造的冲突以及冲突中所凸显的诗人的情怀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创意之外,有的诗歌则以情韵见长:

闲愁掷向乾坤外,掠面风轻宿醉醒。勿恨

行云吞素月,断云吐月缟中庭。

孤蝶惜衣晴晒粉,添巢海燕啄新泥。夕阳四面渔歌起,天向平芜尽处低。

前一首融情于景,意境清峻;后一首则以乐景写哀,倍增哀怨。事实上,如果把林峻坚原创的诗歌与集陆诗放到一起,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集陆诗在艺术表达上的更胜一筹,如作于1962年的《悼科梅君》。这是一组悼亡诗,哀悼的对象是新加坡著名的报人黄科梅,前两首原创,后十六首皆为集陆:

除夕前宵惊噩耗,新年送柩到山头。看君归土傍黄竹,苦雨凄风处处愁。(其一)

当年“观醉”同联句,岁月催迁感物化。师友几人先后逝,底今犹痛“思无邪”。(其二)

两首原创的作品,第一首叙写了老友的病逝与安葬,第二首则是对当年诗酒唱和的生活的回忆和感叹,诗中的感情,无论是分量还是力量,都过于平淡肤廓,难以动人。但是,一旦转入集句,则诗境顿开,情韵顿深:

死生岂料不相闻,触事平心无怨恩。故友去为山下土,一樽破涕永招魂。(其三)

一片忧时铁石心,山川莽莽古犹今。难凭魂梦寻言笑,试向今宵梦里寻。(其四)

由客观的叙述转为诗性的抒写,由现实生活的层面转入超现实的空间,由对过往的回忆转入对灵魂的召唤,手眼更大,胸怀更广,感情的浓度更高,从而感人的力量也就更强。二者高下,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林峻坚的集陆诗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从形式上看,七百多首集陆诗全为七绝,体裁过于单一。七绝篇幅短小,入题快,虽便于抒情写意,但缺少腾挪变化,也无法铺陈细节,营造叙事空间。初读之下,颇觉俊爽流利,读至一半,便有疲劳乏味之虞。其次,不少句子反复出现,重复率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集句的难度,也削弱了艺术的价值。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客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主题的明确和集中,导致同类诗歌不断出现,所以,能够表情达意的句子也就在不同的诗歌中不断重复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林峻坚所选择的集句方式是专集一人之诗,而数量庞大的陆诗本身就存在主题类似,句子、诗意不断重复的问题,所以,屋下架屋,重复率较高便可以想见。再次,少数作品质量较差,内容上寡淡无味,艺术上情思不谐,格律上过于勉强。

四

在集句诗的发展历程中,如果是专集一家之

诗,集陶、集杜,是最重要、最主流的选择,二者之中,集杜诗又是重中之重。二者之外,还有集李、集苏等其他较常见的选择。被誉为新加坡国宝诗人的潘受,是今可知的另一个曾写作集句诗的诗人,在其《海外庐诗》中,有集句诗词共计66首,除两首集句词集自宋人,余下64首集句诗,皆集自杜甫、李白,其中,集杜即是绝对的中心。相比之下,选择陆游的诗作为集句对象,便显得很是边缘。据《集句诗文献研究》一书考察的结果,集陆诗集直至清代才出现,今可知的集子只有三种,分别是王材任《剑外集》二卷、王霖《弇山集陆》四卷、谭国恩《集陆别编》一卷。^[4]所以,行文至此,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林峻坚为何选择集陆?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之所以选择集陆,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对陆游诗歌的偏爱。“父亲爱陆放翁的诗,也有陆放翁的豪情壮志。”“(父亲)对陆游诗特别偏爱”。而其之所以偏爱陆诗,则是因为以下两点。第一,命运的相似。陆游生于北宋末宣和七年(1125),两年之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幼年的陆游随家人逃难,饱尝战乱之苦。这样的生活经历,使陆游从小就有了忧国忧民的意识 and 深厚而炽烈的爱国情感,希望能够收复失地、治平天下。林峻坚生于1911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同样是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同样是国难当头,局势动荡,他也同样四处谋生,甚至远渡重洋,历尽风险,而且,即使离开了中国,他也仍然关注国家的前途,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行动,参加民间组织,筹款救国。这样的人生经历,很容易在陆诗那里找到强烈的共鸣,所以,当忧心如焚、无以排愁遣闷的时候,他便会“日惟阅读陆放翁诗集,藉消长日。”第二,对酒的态度相似。陆游好酒,也好将酒写入诗中,“陆游诗中专写饮酒、写到饮酒和提到酒的作品竟多达2940多首,大约占他全部诗歌(9300多首)的百分之三十二。这个数量超过宋代任何一位诗人。考虑到陆游为中国古代存诗最多的诗人,所以可以肯定他的咏酒诗的数量不但是宋代第一,而且也是古代第一。”^[5]这些诗中,虽有不少闲适之作,但大多数篇章无疑是借酒言怀,用酒来宣泄心中的抑塞愤懑以及忧时爱国之思。林峻坚也好酒,“青年时代开始,便嗜好杯中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酒与诗的关系的问题上,他也同样是把酒作为一个媒介,“多数借酒浇愁、泄愤”,所以,对酒的态度相似,也将其导向陆游的诗歌,并且为集陆诗中大量出现的“酒”这一重要主题埋下了伏笔。

其次,之所以选择集陆,与当时那个时代陆游的影响与接受情况有内在的关联。“陆游的政治社会行为及其诗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精神,在清末至当代的一百年间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6],梁启超、柳亚子、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等重要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危机深重时对陆游的宣传和推崇,使得陆诗中的民族意识和忧时爱国的精神在社会上拥有极大的影响,很多人都从中汲取力量,对于知识青年来说,陆诗也自然成了他们关注、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林峻坚1928年离开中国,在此之前,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闻一多的《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等诗文中对陆游的赞美和推崇,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成长在那个年代的林峻坚很难不受这一思潮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猜测,贯穿其一生的对陆诗的热爱,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综上所述,作为新加坡现代文坛上非常罕见的集句诗人,林峻坚选择以集陆的方式抒写海外游子的内心世界,愁、酒、坚守与旷达是其作品中的三个重要主题。这些诗歌全部采用七绝的形式,俊爽流利,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准,或以创意取胜,或以情韵见长,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体裁单一,重复率较高,少数作品质量较差等。总的来说,瑕不掩瑜。无论是研究新加坡旧体诗的创作,还是研究海外集句诗的创作,又或者是研究陆游诗歌的接受与传播,林峻坚的这七百余首集陆诗都是不应当被忽略的。

[参 考 文 献]

- [1] 赵颖,张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华文文学研究的趋势与问题[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3):25.
- [2] 林峻坚.海外客诗集[M].新加坡:新加坡古今文化企业,1986:1-6.
- [3] 林万菁.父亲与酒及诗(代前言)[M]//海外客诗集.新加坡:新加坡古今文化企业,1986,5.
- [4] 张明华、李晓黎.集句诗文献研究[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
- [5] 刘扬忠.平生得酒狂无敌,百幅淋漓风雨疾——陆游饮酒行为及其咏酒诗述论[J].中国韵文学刊,2008(3):12.
- [6] 刘扬忠.陆游及其诗词八百年来的影响和被接受简史——以清末至当代一百年为中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1):1.

(责任编辑:程晓芝)

